簡易集

卷之二

序文
墓誌
墓碣
陰記 祖考
記

寘傳

上

子

簡易文集卷之二目錄

神道碑 銘并序

大司憲韓公神道碑

桂原君長敏公神道碑

大司憲朴公神道碑

贈吏曹參判行掌令鄭公神道碑

大司憲金公神道碑

議政府右參贊贈領議政李公神道碑

贈領議政行壯兵使李公神道碑

墓誌 銘并序

靜淑翁主墓誌
貴人韓氏墓誌
貴人鄭氏墓誌
墓碣銘并序 陰記表附
同副承旨尹公墓碣
副司直李公墓碣
監察蔡侯墓碣
顯陵祭奉宋公墓碣
處士潘公墓碣
贈吏曹判書鄭公墓碣

宋都事墓碣
宜人李氏墓碣
僉知中樞趙公墓碣
俞安東墓碣
盧伊川墓碣
敦寧都正尹公墓碣陰記
高麗通憲大夫密直副使南公墓表
古阜郡守李君墓碣陰記
記
研幾堂記

閣勝亭記
雙翠軒記
天城鎭定遠樓記
盈虛堂記
愛山堂記
兩賢祠記
柳泉歸來齋記

簡易文集卷之二

神道碑 銘并序

大司憲韓公神道碑銘

我
明宗大王在位之二十二年益知君子小人之情惟公論是用乃若曰咨徃在乙巳二三元兇時予幼冲國疑助外戚忌克以構大獄遂施于善類凡其不依阿及故所讎疾匪彛則逐無遺力迨有積憾于幽明予用隱焉爾議政府其議䟽雪之當是時發得復官者若干人存得復以用者若干人皆世鴻儒

京師 仁廟在東宮學已深造侍講之官時
難其選公自司書至輔德皆更而爲鄕善者
四在臺諫尤號舉其職嘗再爲獻納持平四
爲掌令以至爲司諫執義亦一再而其末爲
掌令也同都憲梁淵等論丁酉用事人誤國
實之法用得賞一資進執義相府薦公郎僚
爲檢詳舍人甚選也迺後又錄弘文館選公
前此膺選輒爲用事人陰沮物議遲之而公
亦不知入館爲副應教應教直提學 詔使
之至充問禮官以善周旋稱旣陞通政階拜

同副承旨轉至都承旨獻替有裨益不專出
納而已有 旨陞嘉善拜兵曹參判尋使觀
察江原時議重公一出欲留之不果代還同
知中樞府歷工戶二曹參判至拜憲長則歲
癸卯也復有 旨超資憲拜工曹判書爲言
官論驟陞而寢甲辰以同樞奉使賀冬至
京師乙巳七月以漢城府右尹又奉使告
仁廟訃請謚及承襲九月獄起公未竣事已
被削奪官爵丙午八月獄益密謫公于理山
郡公於是不色駭以懼而憂戀大夫人外居

無戚戚之言庚申十月以病卒年六十七輿
櫬而歸葬于楊州蟹踰岾下先塋之側用明
年三月甲申也公爲人和易有量不飾邊幅
然其接物言笑不苟至大節有不可奪者公
考叅判公家廟行事一遵朱文公禮喪三年
不離廬墓以著於聞而公之爲行尤篤於孝
盖家法也其在朝中年丁外艱曁哭大夫人
于謫則於禮之經變盡以宜待同氣極其恩
意至功緦之親無甚殺焉公有二子仲則判
校而舍人 澍其季也三人 皆釋褐登美仕於

祖先不偶之餘公又至長御史不可謂不達
而驗人言者矣而公在謫未復以卒舍人公
卒以舍人出謫復未幾卒判校公以院正字
黜復遷至判校今年亦卒皆不得有終以大
有為於時也天固以是施於公家耶無乃人
所謂福禍者天無與焉而獨扶樹其名耶抑
猶復有待於後者乎公配貞夫人蔡氏籍仁
川府曾祖諱明陽京畿水軍節度使祖諱澄
泰川郡守考諱裕孫修義副尉夫人沉靜溫
懿不以貧富為憂樂而謹祭饋睦宗姻者出

於至性以相夫子以訓子婦咸厥令姜年七
十六隆慶壬申三月卒五月壬寅祔葬有子
男二人女四人男曰誽娶咸鏡道觀察使南
宮淑女次曰誼娶忠義衛申渥女皆以公故
不急應舉求仕女長適前別坐權大成次適
幼學尹建元次適内侍教官安士欽次適忠
義衛李垠誽生一男三女男曰慄未娶女長
適洪迪次適朴姚賢次適南以仁誼生一男
三女男即恒娶忠義衛慎思女女長適柳德
新餘幼權大成李垠妻無子早死尹建元生

一男一女男曰翼女適安世傑安士欽生三男二女男曰允濟庄濟康濟女長適申檁次幼洪迪今為弘文正字柳德新典艦司别提餘未官豈謹摭公事之大者以為銘銘曰

君子之修小人所仇前乎丁酉乙巳而後薄遏其揚辛釁于荒鷖公曷故唯不剋厥方亞卿之秩司憲之官削也為榮剟今既還維公可傳何待於碑刻我文者子孫之思

桂原君長敏公神道碑銘

公諱巇字巇之　恭靖大王四代孫也曾祖考諱終生鎮南君夷簡公祖考諱衡進禮君二君賢有文學克世其聞而進禮尤長於武遇知　光廟嘗節度嶺南兵馬入則為吏曹參判考諱源栢城守惇行孝友亦稱其家後以公　恩贈爵君邑仍故妣鎮川縣夫人宋氏仁順府副丞暈之女公生於成化己丑天質沉淳無輕俊氣然四歲能識字及稍知讀書則記誦過人矣成童例授桂林副守弘治壬戌以通三經四書魁試藝得陞秩明善公

有二弟受公勸掖後亦入斆諸宗室家咸慕以為盛事正德丙子進爵視秩為都正嘉靖庚寅 貞顯王后之薨選於宗室有學行者四人為侍 陵官公實與焉辛卯陞正義進桂原君辛丑 中廟引宗室明經者 親臨講論公年七十三矣 上慮其重聽 命侍臣獨高聲問難於是應口誦無疑旁出入諸書益給 上嘉歎不已翌日復 命侍臣問年于家特陞中義蓋公於書嗜好之若聲色珍玩顧於彼無所近尤猛戒麴糵雖書生踽

刻苦者有所不逮然亦不肯習為文章唯篤信聖賢之言專專於真實為己也平居雖祈寒盛暑必夙興冠帶以坐終日無惰容制事動稽於古接物不見疾言遽色早孤奉大夫人所以養志體者備及幾七十則夫人踰九十矣常出遇佳味不忍輒入口人益榮而羨之及夫人卒既三年始與弟妹分異家產曰我幸俸祿足矣遂自擇薄少祭祀一遵禮文誠敬單盡治家嚴肅內外斬斬奴僕化於謹恭愛人喜施與宗戚鄉黨無不懽悅自奉儉

約如布衣然庭階之間無妖花異草唯或蒔以禾穀觀其生遂在燕山朝姬妾横占人宅賤直以償及靖國悉還宅主無還直者公獨以數還之公秀眉大耳狀貌瓌奇行路瞻異既老坐則向 闕愛 君之言不絕口月朔宿齋戒子弟扶擁以朝在庭為之起敬前後門徒多至二百餘人日授經訓復恒言孝悌諄諄善誘及今不以名位顯則以行業稱者比肩焉甲寅七月既望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六訃聞 上為之輟朝 命官弔其家且

賜賻祭九月某子以禮葬于高陽治北仇耳
洞與驪興縣夫人閔氏同原而異壙也明年
太常議公行以教誨不倦為長好古不怠為
敏竟賜謚長敏公閔氏忠義衛顗之女生
子男二人長正卿乙酉生員揚根郡守次元
卿己卯生員乙酉文科世子侍講院司書皆
先公逝側室子男二人女一人春卿忠卿娶
崔舜妻缺內外孫凡五十餘人忠卿亦能傳
經開門敎授學子幾數百人銘曰
經書冷淡儒亦罕治師道寂寥孰開後知

猗嗟宗英乃維是克諸宗翹翹袁馬爭飾
儻習於文歌賦宣驕莫如我公彬彬不佻
學力在躬澤在小子小子彬彬乃卿乃士
雖則九原有不可亡爰伐堅珉載之銘章

大司憲朴公神道碑銘

豈嘗世而徵者也不復願人知己況矜己知人乎顧常公誦吾朴公而不疑曰寡言而篤行君子當求之古人也蓋同爲太學生比列于大夫又相望也以頗獲游從首尾四十年見公之德無作怠無褻裏如一日即淺之知

公者亦可以信吾言之無患故也今公卒
既三年諸孫以狀抵豈曰非寘某等識子之
文章足以銘吾先人先人重予所為文章至
丁酉封事為寫一通置左右時取讀之曰此
當為　中興章疏第一使後而不昧得予銘
其志也豈自惟蒭蕘初非訐直而不免中時
忌諱與者危之不欲揚不與者固已按劍起
矣公獨存賞乃爾殆所謂若己之有技不啻
若自其口出者此又古大臣道也昔揚子雲
許魯兩生以大臣可以公位業未至而不歸

之哉若向所謂者則萬石君張相如之倫或庶幾焉於是愧悚悵愛知於公而知公之猶有去深也然公有取於世亦區區所自奇者耳將以稱於世曰知己則必公也敢辭爲然爲謹按公諱應福字慶仲朴出羅州爲國大族尤以名行傳家其表表者在麗季白右文直提學潘南先生尚衷有師道有直節入本朝曰左議政錦川府院君訔際遇 太宗有勞有澤公曾祖考祖考考三世以公仲兄國舅潘城府院君應順貴 命贈僉樞林宗

吏曹判書吏曹正郎兆年左贊成司諫紹領
議政而贊成公天植直方少所與惟金濯纓
馹孫等數公而已戊午之禍幾及而不苟避
旣而不幸早世議政公内外和粹覿者知其
祥少讀書求道就朴松堂英則見友而不敢
師旣推所有魁大科方 仁廟在東宮引李
晦齋彦迪與之迭進宮僚而不懲己卯進以
性理之學及力爭金安老不可復用遂爲姦
黨所擠歸嶺南之外鄉以終年四十二 矣妣
貞敬夫人南陽洪氏寺正士俯之女大 司憲

興之孫公生于議政公南歸之年嘉靖庚寅也五歲而孤七歲而隨大夫人復至都下大夫人為諸子必求明師而教焉世擬以孟母公自是歲受書于同爨柳斯文祖詢而終日伊吾大夫人側大夫人悅晩年每擧以誡諸孫伯兄牧使應川帥諸弟嚴諸弟父事之公尤克意稟承無違行至官大猶然稍長學于成笑仙悌元李履素仲虎竟依歸李氏每請業已不逐羣談笑即歸温理朝日誦對特熟為所稱弱冠中己酉司馬試履素不以早得

名為喜贈詩以勉其遠到其見重如此公故報李氏之篤孤寡賴以舉火終其世甲子登第選補槐院至著作薦入史館至奉教遷歷典籍監察諸曹則禮兵佐郎刑禮兵正郎臺諫則正言持平獻納掌令司諫執義師儒則司藝司成諸寺則內贍宗簿奉常僉正司僕禮賓及尚衣院正省郎則檢詳舍人而或有前後累更者焉公自新進恥時輩數遷率多自躍之譏而叔兄參判應男及士林重望品藻必由焉嘗有所厭薄而稱曰吾弟絶無此

習可敬也故頗爲與成其志洎後十年來士
論雋貳遠識兩是而公亦自以家既通籍
撤禁益豪縱於名塗故與人還往甚寡而居
第蕭散日對黄卷中人以自娛或可客至則
有酒驩如也然官無冷熱既爲之必思舉其
職至事是非不得毋與者則不苟爲異同要
於理如何爾故隨例出入風議之地而已可
以無辱顏矣後雖益進用猶特是不渝也萬
曆丁丑由執義擢拜同副承旨明年進右副
而丁大夫人憂大夫人八旬在堂備享榮養

公又不勉而色怡愉以奉至樂及是毁欲絶且以弱不能前喪並篤追慕居廬三年無所不自盡者焉制除復承旨左副以至于左歷工户刑曹參議兵曹參知參議其在近密有一宗室詭行得時名援朱溪君故事請對于便殿殊無質直語公面斥其妖聞者頗韙既而明其實受人嗾者卒亦變方信公有見李栗谷珥爲時流所疾至目以誤國有草野䟽爲直之者而知申固靳納公以言路不得如是自引去其人果以壅蔽得罪并逐同席勉

從者已丑特拜兵曹參判屬因東銓缺貳有
旨廷臬而新舊大臣相持不諱同及公以彼
此無嫌也尋有 命然物情翕然稱晚次
年拜大司憲時有一大臣以逆賊姓親被閒
失對而論重刑者公心寃之因控辭及焉雖
不快於時議而識者以為是政戶參兼同知
義禁壬辰寇至不戒 上西狩中與 東宮
分路公以禮參兼副摠管扈 駕出于東亮
以兵曹佐郎俱焉而受 命去留之際各有
揔於 上予為孝父為忠悲愬感動而事非

卒行可略也公亦後至義州 行在即拜大
司諫言地猶復紛然公有長者之言癸巳以
工參扈 回鑾歷次至海州將及都以大憲
病遞留扈 中殿乙未 中殿亦還都拜刑
參丁酉南警復急以同樞扈 中殿遂安戊
戌七月以病卒于遂享年六十九訃聞 上
為之輟朝使吊祭乃暨 中殿九 恩卹有
加用某月以喪歸某子葬于楊州金村先夫
人墓次配貞夫人善山林氏別坐九齡之女
生四男一女男東尹生員仕為 世子副率

先公歿而東說弘文校理東望平山府使東
亮吏曹參判皆文科也女為主簿鄭蕙衍妻
副率娶別坐許思益女生一男一女男宗女
幼校理娶相禮申櫶女生二男二女男豫餘
幼府使娶士人盧守謹女生三男吏參娶承
旨閔善女生一男二女並幼公處心忠實持
已恬靜當事愼重而接物和厚朋友信之同
列敬而愛之親故貧者感其義輿臺之賤懷
其仁然見人非違輒加鐫規不置也至工為
時世態者則視之若將浼焉家世清約公又

不喜芬華不近女色於家人生産作業淡然
也衣服飲食亦無大異於書生時惟書籍不
厭多雖在 禁直中涉覽蒐錄未嘗去手以
故尤多識故實語子弟不竭公小試十六年
而大科仕十四年而陞堂又十三年而宰列
皆決於持端之末蓋公自守然也故訓子弟
亦率是而吏叅於海州日由銓郎擢承旨則
公憂形於色者累日豈親見之公所及覲遂
安閒以都承進秩之 命則如故又甚云噫
公之德有自來也者則先最可考而有自往

也者則校理箏諸君咸能稱其家其在斯乎抑具其道於身而未究者亦將有發焉其銘曰

祛家孤遺哲毋提之以歸明師由學有知躬行者斯篤實依基夙成閭覘悠遠以期一生佩持躍不可為貳非吾時其後也宜歷職毋尸出言則思然豈卒施齗齗者猗休休乎丙大臣之姿身之所餘其孰食諸子聯朝裾我銘非譽本末焯如可質詩書

贈吏曹參判行司憲府掌令鄭公神道

碑銘

公諱以周字邦武一字由盛號醒齋鄭出光州為望族源遠而派益分即公自出可譜者七世祖臣扈高麗殿直六代祖允孚本朝開城尹五代祖龜晉江原道觀察使所為文章行于世高祖考諱之夏司憲府掌令曾祖考諱纘禹清道郡守贈議政府右贊成祖考諱純仁牙山縣監贈通禮院左通禮考諱聚成均進士嶷嶷有立為儕流標望早廢舉子業放跡江湖無仕進意外舅柳議政順行表兄

尹議政漑文薦之擬於金吾郎公深以不相
喩為恨至於及門一不覿贈承政院左承旨妣
平康蔡氏贈淑夫人高麗判典儀𣶏之後成
均進士恂之女以嘉靖庚寅正月生公聰
明過人力學有文名而獨後於進取戊午始
中生員進士試乙丑間大學生請罪妖僧普
雨文多出公手比得請亦公作咸以回 天
之力歸之登戊辰甲科除義盈庫直長居數
月薦補藝文館檢閱業調七品自非甚選人
不必迗入史局 國朝以来僅二人而公其

一也轉承政院注書遷成均館典籍歷工刑
禮三曹佐郎以 聖節使書狀官朝 京歸
橐無香一枝書一卷或謂曰如書籍購之何
妨曰書籍在我國者亦不能盡讀渡江之日
悉取行李留餘者分之下輩白始吾不辭列
邑餽遺正為萬里應外費耳今幸無事還何
用為拜司諫院正言頗有争臣之風值一外
臧登科方 親臨唱名大小臣僚爭趨後拜
班列為空公獨端立不動以此見忤出平安
道都事未幾 名拜司憲府持平伊時朝著

釀成朋比有一銓郎欲援公爲重過訪至三
公一不回謝以示之意旣成均館直講刑禮
戶三曹正郎 國家大擧軍籍以嶺南素稱
豪窩難於括丁其敬差官特 命擇遣公行
果稱 旨强猾帖伏隱漏無所容本道一士
人方以諫官歸造訪公有意護其家公面責
之曰如君邇列之人且如此乎其人色變卽
座上書與家下良丁若干而去遂心銜之暗
嗾臺官揑辭彈射 上臨筵問大臣盧守愼
曰鄭某剛直予所知也今論者如是嶺南中

人抑有悶乎對曰臣聞其盡心國事多得閑丁而已他無所聞 上曰然遂不允公謝病還事竟失緒識者嗟惜既又以巡撫御史出本道將吏望風震懾土豪有自撤過制屋者入拜司諫院獻納會沈義謙金孝元角立益起不靖之端公與大司諫鄭芝衍副提學李珥通議俱出兩人補外意在鎮定之間有峻論偏攻者力止之以褒陞司憲府掌令歷奉常寺僉正成均館司藝司成司贍寺正復奉
命京畿巡撫御史災傷敬差官及江原道敬

差官所至澄清凡為正言者三持平者四掌
令者六 朝廷固以綱紀言論之責寄公而
公亦舉職無所避竟以直道不容於時一麾
赴定州牧使至則愛民如子居官如水以約
取足悉捐征入吏民歌舞之歲時問餽唯於
親舊孤寒不逮要顯家初非矯激以然及其
觧組歸也視裝有新衣籠二愁而立焚之到
家之日稱貸於隣方始舉火舊業在春川薄
甚然有優遊卒歲之計匹馬東歸環堵蕭然
居之晏如也萬曆癸未二月以疾卒享年五

十四其年五月日葬于加平郡遠南面坐艮
之原夫人東萊鄭氏蓬原府院君昌孫之五
代孫副司果應瑞之女生三男一女長男賜
湖癸酉司馬丁丑文科黃海道觀察使初娶
進士蔡無畏女繼娶叅奉俞必英女生一女
幼側室生一子長源次男明湖庚辰文科承
文院正字早死娶司藝金士銛女生一子斗
源次男雲湖戊子司馬　世子翊衛司洗馬
初娶忠義衛李純仁女繼娶幼學康允女女
適縣監鄭晦生二子彭仝斗仝斗源娶判官

沈惇謙女生一子幼夫人因壬辰避亂寓于
溫陽鄭晦家甲午五月疾卒不克以喪北歸
葬于清州地山外坐艮之原公為人端嚴簡
默自少處朋游之間戲言媟語未嘗出口人
得其一笑重於金玉無敢不起敬焉時屢經
士禍以理學為諱公發憤獨得於大學章句
近思錄性理諸書甚透許草堂曄為大司成
與之通讀歎曰不圖斯世復見斯儒也家居
遇祭日沐浴齋戒必盡誠敬洗滌割烹必躬
涖雖有疾恙不廢為官無小大一意奉公不

間雜以一毫私情非唯公不以關節及人人
亦不敢以關節浼公公退靜坐一室左右圖
書以終日唯復蒔養松竹相與瀟洒而已其
於還往馳逐斷如也不以家事累心屋傾則
撐僅庇風雨不爲子孫營立一畝之庄雅不
喜雜技然晩而學琴頗用寄趣焉以公有學
有守而有威足以精神　朝廷之上折衝封
疆之外而知　公者鮮忌　公者多命亦不偶不
得試其什一宜其歸成于後人夫人慈厚多
陰德人亦曰必有報果以胤子致位天官少

宰故得推 恩公視子秩夫人與貴焉然方
且未艾也觀察謂豈嘗遊於父子間碣墓徵
文豈義不得辭則据家狀叙本末而係之銘
詩曰
舉刓廉爲圓兮獨持方也逐臭者之競兮
不易以芳也濁流滌足兮去而之清也繄
自命其居兮古遺醒也以是嘗世兮適晝
其至也收餘于後兮吾知其未已也
大司憲金公神道碑銘
國家以 祖宗受誣載在 天朝典冊蓋從

事辯明者二百年業蒙 允可而未訖刋正
其有使係必選文學之臣至萬曆辛巳李栗
谷珥長諫院極言宜更加重遣於是以禮曹
參判金公為奏請使有 旨聽公自舉書狀
質正高斯文敬命暨豈與行焉以公博學高
識能為右文一代所推而使事之須用文字
者則惣豈等所為一無所主張豈等退竊嘆
用人之意常長於用已此大臣量也意者公
歸大拜乎壬午復 命亦聞有識緒論以為
公通達古今有經濟才必當入相栗谷公尤

力言之四月公以特進官入侍 筵中中風
病作舉還家 上遣中人踵問疾給虎皮是
夜卒 命賜棺槨既而栗谷公於 筵中啓
言金某才賢清白不底大用宜優其卹典
上嗟良久曰何不早言之 命有司護送其
喪及助葬事公生于嘉靖丙戌距卒之年為
五十七用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連山縣某里
某原從先兆也後十九年公之胤長生氏來
謂豈曰先君既入地家無餘貲又經兵亂不
克有顯刻遂恐後人無以識先君之迹也今

宜銘先君無若子者豈於公受知之異且自
妄謂知公之深非亶從使之日而已其敢辭
謹詳公諱繼輝字重晦金出光州新羅王子
遠裔也自麗初比 本朝世有衣冠公高祖
諱國光左議政光山府院君曾祖諱克忸大
司諫祖諱宗胤珍山郡守贈兵曹叅議考諱
鎬知禮縣監贈吏曹判書妣贈貞夫人全義
李氏工曹正郎諱光元之女公生三四歲而
知文字七八歲而通文義十五歲以前讀經
史幾悉稍長汎觀諸書則十行倶下一閱輒

記如左傳列國人氏隨事迭見人病難記者而終身了了不差至其為詞章捷敏辯給非甚用意人自不可及若四六則使事如大賈之使貨不期於工而工也戊申一歲中連冠廷試課試有直赴 殿試之 命言官謂因課試得此不可開例己酉春更冠廷試乃得既中 殿試乙科擢知承文正字即選 賜暇讀書亦見正以未經清班後在玉堂乃復如是者無非所以厚養其望也間服養毋喪既卣副正字被史局薦由檢閱錄選弘文歷

正字至博士陞副修撰自是雖宅遷常帶知製教時去乙巳未久士以言論為諱進講不越分析章句公獨引古切時以格　君心為務史臣稱其真學士尹元衡倡適庶孽之議為巳産地劄論亦出公手洎拜諫院正言則尤慷慨論事如力爭勿還流貞職牒有古遺直之風用薦為兵曹佐郎尋由成均典籍薦佐吏曹則乙卯年也至是極一時之華而公與金公弘度等專事激揚大為權奸所忌其同進而無狀者亦積憾於見鄙以嫁禍其間

一時名流或竄或罷公亦黜都門外退居于
連松楸之下一室蕭然若將終身焉癸亥
朝廷擧措盡改還公告身繼以敘復之 命
而公在外憂甲午制除卽授承文校理禮曹
正郎成均直講及吏曹正郎則所以處公如
故同起廢者莫望焉自後於諸寺爲僉正者
一正者三於兩司爲司諫執義省郎則檢詳
舍人館職則應敎典翰直提學 明廟喪
世子未有卜立意朝野以爲憂無敢言者公
爲典翰將上箚而副提學移疾以避然竟與

宅僚陳論物情難之丙寅中重試乙科第一
名陞通政階拜同副承旨公所試表非獨傑
出一庭當求之唐宋名集乃讓人一頭地直
學士進堂上例也而以新恩兼得之談者
爲公嗛然公聞一哂而已自後出入右副左
副承旨行護軍大司成守黃海觀察使己巳
丁內憂辛未制除又出入行護軍吏禮曹參
議左副右承旨大司諫赴 京謝恩使癸
酉陞嘉善拜慶尚觀察使自後出入行大司
諫着四大司憲者三平安全羅觀察使工刑

曹參判行上護軍同知敦寧其參判禮曹則兼同知成均又同知義禁嶺南素號地大物衆又方甲戌籍兵而公按之剖決牒訴如流常有餘閒岸幘扶藜以終夕然事若數名一掛耳目者不以幾微曠久而忘吏民服其神明及按關西則值丁丑饑疫晝夜思度設為方便救療必欲人活而户全之鬚髮為盡白其長於政事而能敏能勤如此 仁順王后之喪因 上教以 后嘗臨朝聽政有羣臣為服三年之議公為大諫謂柳大憲希春曰

此事誤定之後爭之甚難卽合司伏閤論
后喪自有定禮其議遂寢閔持平純請於卒
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冠視事廷議以玄冠
烏帶載於五禮儀 祖宗朝行之不可輕變
公與栗谷 公言當變通從近古之禮而時相
朴思庵淳盧蘇齋守愼亦是之卒行是議
仁聖王后之喪議服制權領相轍引宋高宗
服元佑皇后之例定 殿下服爲齊衰杖期
公倡議以爲 明廟既後於 仁廟 殿下
又後於 明廟爲人後者爲之子自當行三

年之喪議以遂定戊寅年間 王子益多儲
嗣未定外言紛然公以大憲入侍建白 王
子已長宜選經明行修之人為師傅責以輔
導庶 上意早定而或有懼其觸忤至貽書
欲勿力主者公峻却之 上一日 親政教
吏曹務用醇厚勿用矯激之人公聞而色憂
曰 聖旨極是但恐柔佞易享醇厚之名剛
直常受矯激之謗則為害又深矣時仕路溷
濁貪汙罷軟接跡於中外公自憲府汰數十
人以啓多形要家親屬怨疾者起矣凡其据

禮救失與慮事徹遠足見稽古之力而亦能
舉職無所顧前後如此前十數年以来士林
間東西之說行大抵前輩為西後輩為東無
甚是非之辨而不能無襃貶焉如公自是西
人而時輩重公望實不欲相捨然公於人苟
素所器愛特涉嫌疑及有可絕之善無可絕
之過而見攻於一時者則不能從而和之至或
因在言地獨啓為直之或與之存里閈之好
如初殊不以相及失職為患也公天分甚高
見識超邁先立其大者而容止坦率語言雜

辭譴無事於爾括也然其家行有人所難者事
父母極其怡愉送終追遠則惟禮與諸弟友
愛終始無間及其所生子女皆視已出衣食
無所私俸祿輒以分之獨姊有心恙嘗遭非
意之變而家財盡從其所指取竟得歡心平
生不以治家為意祖先遺業之外一口之籍
一畒之産無所增惟於晩節即屋後立室二
間當處人笑其朴陋至於案牘什具隨坐苟
詖去則不復收拾或因而不問有亡也公以
第一流未嘗引以自高而好賢愛才出於至

誠虛己傾下不知有年位見人小善必稱而
揚之即不善過耳不聞尤厚於宗戚鄉黨之
間有識者服其義無識者懷其仁公既博覽
强記其餘力所至如山川道里城邑兵食之
形勢名實與夫人物顯晦氏族源流年代久
近自係我東至天下之廣無不羅列心胷率
口示掌如燭照而數計若法令沿革及凡故
實所載并其書第幾簡而能念之自奇高峯
大外之多聞少許可亟稱而樂為之友其在
人在事後當如何者必先見之無近遠言則

必中如由基之射而方朔之占人所稱道甚
多公之卒也無間老成後進以時失靈龜寶
鑑為悼而自壬辰公私圖籍盡於兵火之後
臨事追惜者愈無已焉公配貞夫人平山申
氏祭贊諱瑛之女後公七年生先公卅四年
卒生一男一女男長生有學行今安城郡守
娶僉樞曹大乾之女女婿進士鄭起溟早死
側出四男二女男義孫燕孫慶孫平孫燕孫
早死女婿尹敬男亦早死次女為承旨金尚
容妾孫男璪早死次集進士次磐女婿徐景

霱次韓德及孽孫男三女一皆幼外孫男鄭
沄女婿尹弘國餘孫曾幼者未載庚子以公
嘗錄光國原從功臣故追贈資憲吏曹判書
例也豈旣敘如右系以詞而哀之曰
體若不能勝衣而志非物移量非人窺言
若僅能出口而滿座之談屈盈庭之議決
盖方期公於事業之上而遷形公於文字
之中安能有以稱寄哀於無窮

議政府右參賛贈領議政李公神道碑
銘

嶺南初無君長有李謁平者生於慶之瓢巖
下爲沙梁部大人時等夷部大人凡六相與
物色神異人而立之卽新羅始祖赫居世李
氏遂爲新羅元勳巨閥曁于高麗代有大官
其尤流聲斯文者益齋先生文忠公齊賢入
國朝有諱延孫工曹判書公其四世孫也曾
祖考諱崇壽僉知中樞府事祖考諱成茂安
東府判官考諱禮臣成均進士進士隱德雅
致優於高士傳不食其羸繄歸于後以公及
子貴累 贈至議政府左贊成配全州崔氏

至貞敬夫人上及其三世有差公諱夢亮字
彥明生于弘治己未幼長力學嘉靖壬午中
生員進士二試戊子同兄夢尹明經及第分
隷校書館數年尤有名選入藝文館由檢閱
轉承政院注書例遷成均館典籍歷刑禮兵
三曹佐郞拜司諫院正言出爲鏡城府判官
未幾 召拜司憲府持平言者以爲本邑恐
非所以擇遣責効之意 上曰北路去朝廷
遠將吏多不飭法用其地名用耳目乃所以
重北也甫還朝丁憂服闋除禮曹正郞以進

賀使書狀官朝 京還歷漢城府庶尹承文院判校拜司憲府掌令進執義又歷繕工監司僕寺正甲辰以 中廟殯殿都廳竣事乙巳例陞堂上尋出羅州牧使 明廟初政以承政院同副承旨 召還進右副左副歷掌隷院判決事拜司諫院大司諫又歷兵曹參知參議出江原道觀察使己酉以冬至使朝京辛亥由都承旨特加嘉善觀察慶尚道癸丑觀察忠清道入同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右尹左尹乙卯全羅道被倭患敝甚廷議選任

方伯吏判尹春年曰當今才局無出李某實有意擠之也鄭松塘公惟吉適亞銓以比歲獨賢難之事寢是年復拜大諫改判決事丁巳觀察京畿己未拜司憲府大司憲改兵禮曹參判庚申復拜都承旨辛酉復由禮參特加資憲爲漢城府判尹壬戌刑曹判書知義禁府事癸亥復拜大憲以事罷免退居松楸之鄉既而敘復議政府右參贊知義禁五衛都摠管以甲子冬卒享年六十六 上爲之輟朝使吊祭如儀乙丑春葬于抱川縣之花

山里前夫人咸平李氏叅奉塬之女生男曰雲福永平縣令女適忠義衛金益忠次女適真寶縣監洪犮益後夫人全州崔氏結城縣監嵩之女生男曰山福修城禁火司别提曰松福繕工監監役曰恒福原任議政府領議政鼇城府院君女適承政院左承旨閔善次女適原任戶曹叅議行高城郡守柳思瑗內外孫男女曰桂男三登縣令曰擢男青丹道察訪曰直長柳思瑗妻者永平出也曰星男曰井男並士人者鼇城出也曰刑曹叅判朴

東亮妻者承旨出也曰藪士人者參議出也
萬曆戊戌　命贈公領議政始林府院君前
後夫人並貞敬夫人公居心坦易而持已清
約與人言肫肫如也至臨事嶷嶷色莊而不
可奪人倫之際一出至性嘗以善居喪稱遥
哭兄則哀動人孚於宗族遇貧無以周之若
無以嫁娶者必資之使不失時故無間踈戚
其來如歸連案而食者日不虗席平生不喜
杯酒獨酷好絲竹無故未嘗欲去其天機超
邁又如此吏才贍敏凡閱文書累行俱了時

輩皆推莫可及在嶺南以私憐拜章乞解廢衙決句簿牒滯積老吏以爲憂比不獲命則一視事而空案無不歎伏在湖西有一士人被盜刼而執之持縣牒至盜獄已具公先問本人家產及盜所持器服人乃人奴而富盜不過窶獘士人耳公曰此必士人来討强奴而反遭執縛不才官吏從而成獄也覆詰果得其情抵罪一道稱其神明先在錦城黠一豪家非理之訟及入銀臺有刑曹因本道牒而 啓決下者即前非理訟也公發之同僚

曰藉令訟官誤决監司必不與與右之咸曰文
具何疑公更察其印跡果有姦事竟歸正盖
此類甚多再長御史也沈相通源子鏳年三
十為平安節度公於沈相故舊也一日於臺
中倡言曰西方重鎭豈宜付之年少不更事
者同僚嘸然皆以更議荅之至有密通沈家
者沈諷諫院拾摭公大理時事劾罷朝野駭
憤大臣有救者而不得免隣有金判書鎧来
慰公公笑曰沈故歇後人何至以此相懟金
曰公徒見其嘻笑耳崔夫人外王父為訥軒

李判書思鈞初訥軒主試明經生歸謂其夫人黃氏曰吾今日得佳士矣因曰抱川儒李某者異日必為國器黃夫人心識之後十餘年訥軒下世而崔夫人長成會公已喪初室有黃門庶族況以為言者黃夫人聞之喜曰此先夫子所稱異者吾孫亦賢女必以與之一家內外論皆曰年歲不侔黃夫人不聽公亦已畜偏房取足以育遺幼殊無再立家意兄原牧公以為名家賢子不可失亟勸成之崔夫人既歸公溫溫執婦道一唯公帥之為

公姊早寡有四子貧不能育又有族姪數人幷寄於家前夫人三男女皆未婚夫人之出亦稍稍振振矣夫人一誠撫養成立自門內親屬不覺其有纖毫異也既以未亡自居雖三年之後戚彩於衣表裏唯紺素紬衣裙裳必用綿布一門有婚慶大會絕不與教子女嚴甚平居無敢褰袒跛倚不冠簪見者內外坐食言語須令有別少相與謔笑即訶止之無得貳過夫人之兄崔安陰廷秀年少長居同里至老相見最數然未嘗見婢侍不在側而

接也夫人之卒而葬在隆慶辛未冬今後公
之葬三十九年夫人之葬三十三年一日驁
城相公自以狀抵岦許謂之曰某不肖于先
人而叨遭遇之幸已甚自　國家多難而來
又承乏驟貴　恩加泉壤位極人臣雖不克
如平時數備禮登以有廟而即墓樹石載詞
以圖不朽區區之願也顧某生孩九歲而先
公見違先夫人亦僅及某之成童不能具識
余行從一家粗綴記聞而已又不能自爲詞
必託老於文學者今先生倦於仕將以養閑

僻郡幸有以相濟也豈奉狀卒業而詫因念
豈為官大學時公以釋奠初獻官已祭設飲
福于明倫堂值政府百官有故不至唯享官
以序而公押座負數猶盛多福酌已各起燕
酌必執以傳在位公舉爵揖左右左右傳得
爵伏謝以飲公終在位飲人人與揖勸不少
怠讓和之色可掬他獻官不能然豈尚少即
先進舉止雖幾微必諦觀於是知公為長厚
君子常稱道之及聞廷推典文衡者鄭林塘
與李樑在於高選而當視諸宰圈過差少以

定李勢傾一時鄭文望過之李讓先於鄭欲
更藉以為名人皆揣知公臨紙熟視不與圈
蓋公於鄭素善而至是豈弃恥之耶益歎其
端確又然也廼令仰望相公風神凝遠遇事
迎刃自為郎官學士已拔出輩流不啻數等
而不動聲色於經綸草昧之際有萬牛不能
回其重千尋之綆不能測其深者其可不知
所自耶向公之不能不立再室訥軒之先見
有驗以生我賢輔相又安得曰天未始與於
其間哉豈既据狀略叙本末附以窺斑之說

又從而銘曰

人於百善可慕而力惟量惟節必其天得
非量焉裕非節焉卓德行政事同歸拔俗
如公之爲求諸古人入座六袞而止公身
寵贈優崇若收遺餘盖公有子無所不如
有子伊何相我　聖后維公之澤我人實
受

贈領議政行北兵使李公神道碑銘

余與清江李公太學生時相知旣而仕先後
出入異二十年不相聚也公之將赴晉陽過

余而言曰近得子為人為碑碣文者而讀之殊有古作者法吾甚愛之以吾亦從事於此而知其至之不易也余雖讓不敢當竊幸其知之非衆人之知也次日走謝焉公則出其所為者曰願有相止余亦覺于時輩得之罕有此文字也盖歡然以為真相知之新然遂以作千里之别自後出入愈不同不得相益為歎乃五年而聞其奄忽則終古之痛也又十八年至今公之仲子江華使君来謂余曰先君入地久中經兵亂未克有墓隧之刻敢

以文請嗚呼以向所辱公之知而効之於公
宜無以辭獨可悲者公亦何嘗遂以此相期
哉抆涕而諾之謹按公之系曰全義李氏本
高麗開國功臣太師棹之後代有簪組以入
本朝而自佐翼功臣兵曹參議　贈兵曹判
書平簡公諱禮長掌隸院判決事　贈兵曹
參判諱時珽行楊州牧使　贈户曹參判諱
公達於公考守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贈
兵曹參判諱文誠為曾祖考祖考考三代而
公考出後於同宗家則自敵愾功臣司憲府

大司憲襄簡公諱恕長司宰監副正 贈刑
曹參議諱允純歙谷縣令 贈户曹參判諱
仁孫實爲三代公妣貞夫人丹陽禹氏 贈
兵曹參議諱孝從之孫行富寧都護府使諱
禮孫之女以嘉靖丙申生公諱某字某五歲
始學文字便自嗜好不易以宅弄七歲作句
語往往驚人八歲大人在邊郡而王父見背
則獨當喪入承諸內出應客辦治哀盡一如
成人之爲十歲隨大人任于昌原也行過水
石稍清致處輒卸馬吟賞及監司入府觀者

甚盛獨不肯觀曰吾復不當如是耶旣而益
喜讀書不釋手大人頗懼其傷夜則爲不設
燈火然不可禁曹南冥植一見異焉期以遠
大十七歲受學於趙龍門昱業日進是歲聘
于尚成安公之門成安常稱大器大器戊午
中司馬試甲子登文科補承文院權知正字
乙丑至副正字而錄弘文 館選 上御養和
堂進文臣凡在選者試用 御題近體詩五
首公作皆第一 命超資以褒之丙寅薦入
藝文館爲檢閱至奉敎例帶春秋館記事官

其書事無所避而引後輩不阿則側目者多
蹭蹬職此始矣隆慶戊辰還成均館典籍轉
刑工户三曹佐郎司憲府監察薦授兵曹佐
郎兼記事官與修 明廟實録在本曹剸煩
發奸聲出諸郎上吴判書祥常重之己而兼
監察從事賀至 中朝 行肅清為近古稱
首歸未復 命由典籍還曹亦以能故庚午
由學官拜禮曹正郎知製 教兼記注官自
後宅還多帶此在所略也蔚山郡缺守朝議
以郡多土豪難治須遣材望文臣三易而適

公既至立法號令期月而逋糴輸恐後帖然無敢為橫民有兄弟爭財者公不問曲直直諭以友愛之理言下即已有欲專婦家財者不嫁婦妹年幾卅公繫治其人而資其婚析其產俾業焉公之剛明聞一道訟小大歸之庭亦無留例得紙布甚贏悉以付幹事吏方便取息以代徭賦民得卄年比兵前無一事壬申罷還猶以散秩肄習承文萬曆癸酉叙復軍器寺僉正轉成均司藝乃拜司諫院正言及以禮曹正郎出湖西御史還成均直講

內贍僉正出爲清州牧使値有籍兵之舉咄
嗟而足元額餘以設二隊甲戌解還直講乃
拜司憲持平公之去蔚去清皆以母夫人疾
故不盡其能間有兩南公幹敬差之命三亦
皆以故辭不行其入臺諫最後於入則宜歸
議當時而公且無意以此自見矣尋由漢城
府庶尹丁內艱乙亥又丁外艱戊寅制除復
司僕僉正乃拜司諫則辭不出晉爲州地大
物衆豪猾爲患什倍於蔚自公在朝議待
公以大治至是果拜牧使既下車首訪弊之

在民者一釐草之羅羅之際右户百計毋受使下户獨困而粟積於陳公按佃簿以爲給無敢頡者削鄕社司馬所贖占田奴歸之書院且觸事折搵強者不饒鼠輩害公之爲與下吏謀竄公兵符以冀坐免事聞 上命鞫之者數人其黨散抵 輦下大肆誣謗公卽疏陳不可在任狀踵而去官行奉批旨勉留已無奈矣歸則扁其居曰歸愚圖書花竹以自娱不與人往還若將終身焉後十年余爲晉則豪強大衰息自經 公政已然云卽公亦

界豈必其効於身哉庚辰以江界西塞重鎭
而凋甚有用儒帥之議起廢公超通政階拜
府使至則撫摩爬搔甿卒大蘇可使悅而忘
勞然後從事版築簣自運石以倡用能不閱
歲而城池器械噲然改觀御史上其最 賜
表裏一襲寵嘉之帥褊裨以嚴而時因較射
饗賚厚士知威愛至沿江諸帥亦化於公不
敢爲非曰得無公鬧乎壬午復用議者 命
陞公嘉善拜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其卽政
一如在西時而體統加大規設自殊矣恤役

戍之苦則贖無留藏勸列鎭以廩則優其廩
餼及備栽荒巳毒癘尤盡心焉至嘗自貶其
食放出侍妓以供民艱癸未藩胡告丐曾來
屯兵公曰乘我之饑此不自相儺殺而已即
為布置有申砬金遇秋等之分遣來襲賊果
犯慶源而府使金璲不禀節制輕出兵以敗
猶復聲援未接而賊再至敗之然乃後訓戎
乾原之戰我顧乘勝焚蕩胡家八十餘區斬
獲二百三十餘級則公本遣諸將力也于時
公平生不相恱者起而攻其敗會公馳啓亦

至 上欲以功掩罪而論益峻且以涖斬金
璲留日為稾 君命遂致之理 命減死律
謫于義州之麟山鎮在配所也官給使令則
却有勞以酒樂及問餽稍優則辭一味酸苦
惟以文墨自遣數月間長子死哀傷之因疾
以卒乃十月六日而夕有雷動之異臨絶聲
在喉間猶吟老杜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句所
恨 上恩莫報而以勉其子身無一語及家
甲申正月歸櫬都下李知申友直啓言公一
生清白及北事亦有功 上亟是之復其官

四月某日以葬于楊根郡西水回里寅坐申
向之原既而　上重念公罪微功著清節可
尚欲追贈兵曹判書親札激切下大臣議議
無不合獨前未逞憾者猶在爭執紛然竟
命郎官祭于墓公風姿峻茂氣槩磊落如不
節曲務非唯不為亦不肯言顧於家行細大
必謹奉親之怡居喪之戚以及祠堂如在之
常諱日終身之變有或過禮而無不及其在
公所凡有尊敬如望闕祭社稷與先聖廟先
賢祠必躬以時不怠推是道也友愛同氣比

分異先業自以逮親榮故得視姊為多則更
優與之并諸庶弟加其數厚於宗族尤先貧
約其為騎曹久騶直入門即以須施之無所
留夫人外舅無子欲託後事於公悉歸其財
則固讓勸立姓姪乃已與人交必意氣相許
一輸以肺肝則不復有所變節急人之急憂
人之憂有古人所難能者然見有傾巧以赴
時貪邪以失已者則心疾而面攻之不少恕
公之仕既故讓夷而急病其志也聞有遠外
之命盤錯之寄則樂往而勇為之聽事必

朝服事至綜理事過而省大事則沉幾先不
以宴居廢也教子弟有恒言曰財物視之當
如糞土又曰學者而有富貴利達之心不
如不學之為愈為子女求婚惟視家法如何
耳所為詩文若干卷尤長於文有樹立書付
草篆隸具工嘗作清江居士對以發其所以
自謂者貞夫人木川尚氏宣務郎諱鵬南之
女實領議政成安公諱震之孫十五歲歸公
後公卒十一年癸巳隨仲子適津任避賊江
華三月望日以卒越某年某月某日祔葬其

為婦為母咸有法式以公生不治家而飣餖
必豐潔不以有無聞公殁而衆妾羣孽有
所仰以恃如公在時此尤過人之行也生子
男四人女二人男長耆俊官止承文副正字
次壽俊即江華府使皆文科也次耆俊業文
次命俊生員女適長閔有慶弘文修撰次適
申欽弘文副提學正字娶監役金益輝女生
二男重基厚基並上舍生府使初娶同樞權
恂女生男學基早死再娶士人許溉女無子
三娶士人許昊女生二男幼耆俊氏娶士人

任繼老女生二男三女長裕基餘幼命俊氏娶士人金纘祖女生男女幼修撰生二男聖清聖和二女幼副學生男翊聖東陽尉尚貞淑翁主女幼側出子八俊耕俊仂俊八俊早死女適虞侯朴夔英曾孫男女幼不載後以仲子累綠孱從功故例贈公議政府領議政兼兩館者 國家所爲伸未用公恨之也銘曰

不用其文而用其武不伸于身而伸于後

在公何憾亦公之故

墓誌 銘并序

靜淑翁主墓誌銘

萬曆癸酉二月八日靜淑翁主卒享年八十有一訃聞 上爲之輟朝市使弔祭賻贈有加越四月二十一日以禮葬于京畿之安山從駙馬塋所也翁主 成宗大王季女毋淑儀南陽洪氏以同樞逸童側出選入後宮弘治癸丑翁主生癸亥下嫁鈴平尉尹燮能敬且和以執婦道風人所羡無以踰焉正德丙子哭鈴平居寡五十八年盡心祭祀如一日

性又誠孝追慕所生言則必稱恭儉慈厚家
中宴如也無子鈖平猶子之誠為後之誠娶
僉判南世雄女嘉靖丙午生負丁未先逝其
男儼實主今喪儼娶僉判金澍女甲子進士
隆慶壬申及第有五男一女男曰民哲娶僉
正李惟謹女曰民俊民獻民逸民程皆幼女
為進士黃赫妻夫以千乘之女生而貴富以
人事則執禮行也難以天道則享壽禧也鮮
翁主雖不幸早寡而身得高年儒科之榮繼
出於家又將有未已者豈非向者能禮行之

積有以致壽禧之盛如是也歟嗚呼懿哉銘曰
修理之山其原面陽曷敢不敬翁主攸藏

貴人韓氏墓誌銘

貴人淸州韓氏麗初功臣三重大匡蘭之後曾大父昌江原道觀察使大父伯倫佐理功臣右議政淸川府院君父恂靖國功臣知敦寧府事西原君西原副室礪山郡守李登全之女以弘治庚申生貴人溫柔明敏動中禮節自在毋爾不類凡婦兒矣正德甲戌中

宗大王之九年也　安順王后方享長樂之
養西原於　后爲親弟貴人以故得入侍
眷愛特殊戊寅　命充後宮庚辰拜典賛己
丑進尚宮　文定王后在中宮講親蠶之禮
貴人侍進退周旋甚善內庭稱之壬辰進淑
媛庚子進淑容甲辰　中廟上賓三年制除
請隨例退居仁壽宮　文定諭勉留侍自是
或留侍或退居竟以衰病出就迎秋門外之
私第而　恩顧有加矣　明宗大王之六年
嘉靖辛亥進淑儀今　上之四年隆慶辛未

進昭儀自 文定昇遐以 宮中明練故事無
如貴人凡有禮與必咨焉壬申實膺貴人之
命癸酉冬感疾 内賜藥餌調治不效萬曆
甲戌春 仁順王后昇遐聞訃悲慟疾轉革
宣勸肉膳三月戊申遂不起享年七十有六
上方在倚廬益用震悼乃曁 中宮賻贈優
於常典 命中官庀其喪五月甲寅葬于楊
州某里某坐某向之原從毋塋也貴人事
中廟近三十載 兩朝恩命逾隆而終始謙
恭自以身出側微寵踰涯分與人言必稱誠

心接物不事表襮尤喜施與周救故於 宮
庭戚黨得人之歡翕如也在嘉靖戊子生
王子未晬而夭嘗撫愛 王子海安君婦女
成均司藝金戣之妻益海安君夫人愼氏又
貴人外姪故末年以其兄宗室 君某夫
人韓氏之子義泉君仁託終事云銘曰
其生維蘖其閥則華入 宮而貴謙若在
家 王維多男胡莫與有稀年七命天以
是右 王室之親復我兄子身後是託以
永饗祀維揚有原有松有楸繄毋之從靈

安以游

貴人鄭氏墓誌銘

我 聖上旣嗣位旣免喪旣立 中宮越隆慶辛未選於名族 冊納二淑儀盖鄭貴人與焉癸酉以 天子登極覃恩進昭儀丁丑仁順王后制除實拜貴人之 命鄭籍嶺南之迎日遠祖在高麗者曰門下平章均之政堂文學思道入 本朝曰知議政府事洪曾祖曰爲健元陵叅奉祖曰惟沉敦寧府判官父曰滉安岳郡守母曰韓氏其官某女以

嘉靖丁巳十月乙酉生貴人姜姿性警悟
自知愛親則知所以敬衣衾寒煗必問視甘
膬必欲親飫雖與之辭以不欲稍長能服閨
訓端莊不好媟及以選出入進退折旋若固
習者内庭嗟異之既入 宫始受讀小學書
能擧其義自是益自肅括小心寡言每朝無
失儀終日無惰志一坐一立無專輒者有所
奉持則如不勝然退而羣居及與婢侍絶不
讙笑耳不留紛華之語雖飲食末節亦不苟
味耶不嘗色變不嘗問所自非所宜不嘗然

辭氣接人溫潤可挹與之處者敬而不憚久而愈愛也自 上恩眷甚盛御敘有加而益用危惕不敢當事幾微涉於私便者未嘗敢開口自父母外問遺無所通至內間之事雖父母不得相聞嘗病在告 上使臨問輒盥櫛服而起若未始苦者以視使有 賜膳若藥則瞿然受之憂愈於病及有身彌月 上命卽宮中置產室母韓夫人當入護貴人以外婦人禮不得入內力懇以免不幸疾甚乃大傷懷左右勸入母夫人終不聽 上命出就

外弟得見毋夫人則已不省父郡守亦方在
任矣已卯四月壬寅卒年二十有三竟無子
上悼念不已自斂連 賜三奠貴人在宮中
九年尤以恬約自守卒之後衣僅斂襲財無
遺贏內外莫不稱歎用六月壬寅以禮葬于
京畿高陽祖墓之側銘曰
山淵有珠玉光氣美貴人 葬于茲宜靈異
於乎千萬年無敢毀

墓碣銘 并序 陰記表附

同副承旨尹公墓碣銘

岦步從事詞翰者一時作者必求觀其波瀾
於是得尹公所爲賦若策夔其華贍無陳言
尤善爲楚人語固以慕之矣及造金公繼輝
所尹公亦在客席時公與金公皆職玉堂有
聲名見公神姿俊美而言論英發益服其爲
人不專以文也今者公之甥秀才申礏以公
銘事來屬於岦寧不悲哉謹按公家狀諱澍
字景霖尹出坡平其先曰瓘在麗朝功名最
盛爵伯開國謚文肅曰坤佐命 本朝封君
謚昭靖而公之曾王父諱師殷谷城縣監贈

吏曹參判王父諱傑忠義衛副司果父諱懷
貞敦寧府僉正母林川趙氏軍資監正諱翊
之女嘉靖乙酉生公公自在髫齔警悟不羣
人識其爲英物方十歲哭母執哀若成人僉
正公念其血氣弱勸之肉輒泣辭竟不可強
也既知讀書爲文不煩誘掖而日益進年十
九中癸卯進上一等自後太學月課及 御
題試諸生公作常傑出壬子登黃瑞榜薦選
入承文院權知副正字又選入藝文館爲檢
閱待教兼職春秋館又選入弘文館爲正字

著作博士陞副修撰兼職經筵春秋凡三選
而極時望矣以薦爲兵曹佐郎老吏畏其明
審叉爲司諫院正言䟽劾爹出其手甚剴切
丁巳禍由忌克名流頗遭廢逐公方再佐兵
曹亦罷之積城田舍處焉後五六年公論稍
伸聲枉旣去向之逐者得還廢者得復於是
以公爲永平縣令未幾遷韓山郡守未赴丁
僉正公憂毁踰禮葬則不去廬因疾羸歸訖
醫得不死即如初制除復官成均館直講掌
樂院僉正成均司成前後非在外率帶知製

教及爲廣州牧使特兼史館職名其爲政簡
以清發奸擿如神使民親愛如父母會朝議
重師儒之選遷公爲司成轉司饔院正司憲
府掌令內贍寺正司憲執義由執義加通政
階拜鍾城府使時相以公書生身且病不宜
北塞啓改之尋拜東萊府使以事罷還己巳
乃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兼經筵參贊官蓋公
從起廢來未遠羸甚至是將大用矣而公病
益痼入院數日即請告竟以散秩終于十二
月十三日年四十有五人知與不知咸悼惜

之用明年二月某子葬于楊州之松山從先兆也以公才識高邁而虛己與人不施表襮故當時賢俊樂為之友 其愛 君憂國忠出誠赤至病且死知舊在近要者來問視輒與商時事且語努力殆無一言及私死之後家無葬資賴朋友助克襄其事公娶 鄭氏司憲府掌令希登之女無子側出有一子幼曰敬男申秀才曰鄭夫人亦多疾自以朝夕為命顧及未亡人之身得有以不朽公者其重可悲也銘曰

夫才生世不遇則有亦既遇之而用不究
造物者何公遂窀穸我銘於斯樵牧彼過

副司直李公淑人閔氏合葬墓碣銘

公諱孝舜字仲慕李宗姓自 太宗大王支
而四世者曰孝寧大君補曰顯祿寶城君容
曰彰善東陽正徐曰明善江城副正堅孫副
正夫人驪興閔氏三陟都護府使寧之女公
其長子也例隷忠義衛階至禦侮祿副司直
終焉享年五十有三公爲人寬重寡言笑不
色喜慍恥爲表襮行學亦唯自默識于名非

好也弱冠逮失怙恃葬祭能禮同腹六人撫養婚嫁無毫髮憾與朋友交忠孚以信頗為時輩所重善書字端勁有法雖尋常札牘未嘗縱筆中年末疾為患益無意於世屏居郊墅以書史遣日而已淑人閔氏亦籍驪興高麗門下侍中漬之後而承仕郎天錫之女也十五歸公五十一而寡壽八十二其為婦為母咸有則閨庭之內肅雍如也奉祭祀至誠凡遇諱日及有時享暨子婦婢使宿齋沐躬涖饎爨坐以待曙不為寒暑衰疾懈且傷父

毋早世為設位牓祭如宗祀不替公葬用嘉
靖丙午八月淑人葬用萬曆丁丑閏八月皆
卒之年兩廣之突邁里藏義洞其域也有子
四人女一人曰景雲登文科官至兵曹正郎
三娶司宰監直長鄭湜女禮賓寺副正申壽
麟女啓功郎閔子秀女曰景霦娶生員具元
之女曰景霖再娶青山縣監崔秀忠女世子
侍講院輔德安士彥女曰景霽娶將仕郎金
壽女女適掌苑署別提尹進孫男女十一人
曰重綱曰重紀正郎出也曰重綸曰重績曰

鄭昌榮妻景霞出也曰重純曰重繼曰申覺
妻及男二女一幼者景霖出也外孫尹起畎
次起莘次起聘重綱娶前造紙署别坐申弘
國女以正郎已卒今主淑人之喪將及祥屬
豈以銘事豈於重綱友也其得辭銘曰
凡可欲三曰德位壽嗟公淑人德不云茂
無位以及有壽不並惟其遺餘以培後慶
司憲府監察蔡侯墓碣銘
國制守宰任必十考得滿為年者六非謹恪
治能不克至蔡侯任青陽漆原狼川三縣皆

謫十考考皆最可謂尤難也吾於蔡侯有里
閈之舊蔡侯於吾曰得交父子間固以識其
料事周理事林始青之役贈言以為賢於文
藻科第藉虛名取美仕者蓋勉以實効其後
果然吾亦幸言之讎也今蔡侯之孫天經以
銘事來懇吾用是復焉既泣而按其狀則蔡
為姓出仁川侯曾祖諱壽禮曹參判封君謚
襄靖襄靖以上系業之盛頗見南止亭衮所
為襄靖碑文祖諱承權由進士補參奉考諱
無逸登文科游歷臺垣終漢城庶尹妣

裴氏監察實女侯諱有鄰字仲孚以正德丙子生自幼服家庭之訓無子弟之過嘗以文試於有司不利竟以蔭入官其監三縣前後實更繕工監役內資司饔宗簿主簿司憲監察萬曆戊寅以疾卒年六十有三用是年四月丁酉葬于咸昌承統山之原從先兆也侯室

朴氏叅奉允貞女生一男一女男即天經娶兵曹正郎姜士安女女適士人趙存慶天經生二男四女男興宗慶宗皆幼女柳洁高尚節等其婿餘亦幼趙存慶生一男曰

勳銘曰
襄靖爲文一舉魁三少尹兼藝工師莫參
是皆絶能藉甚當世惟侯在後世羨其濟
其濟伊何襲儒達吏任縣必滿絶能在是
凡能之絶雖微亦名我敢知侯此足以銘

顯陵參奉宋公墓碣銘

宋生克誠以其王父公墓無刻文來言於余
乃得考其狀焉則姓出礪山自高麗政堂文
學淑文而大代有衣冠爲公曾祖祖者曰瓊
郡守贈判書曰盖孫靖難功臣礪山君而縣

監諱瑠公考也妣李氏 王子德源君曙之女以成化壬子生公諱世智字和仲年三十以蔭仕更敦寧府 永崇殿 顯陵參奉三十五而終葬于高陽之幸州於嘉靖丙戌也公室坡平尹氏判書世豪之女其終後公若干年葬則附允生二男一女女適 王孫永川君眉壽長男礪掌隷院司評次男礎司憲府監察孫男克誠克謙女適高德潤李廷春等者司評出也男某女適尹氏後及幼者監察出也外孫女為縣監曹胤禧生員閔啓等

妻云嗚呼公之見於世者何如也獨聞公之
生平學不為舉子業仕亦不耻小官其間居
必有酒飲必酣醉往往彈琴賦詩以極歡適
客至復然不以有無為恤尤不與人為畔岸
人皆樂與之交嗚呼此足以觀公者矣遂為
銘曰
愛酒者不必通而通者必愛酒能詩者不
必雅而雅者必能詩善於音者不必和而
和者必善於音况兼焉者非偶有之耶通
以雅雅以和吾固得公於神交深於當時

之與公游而或不知之者寧問其宅

處士潘公墓碣銘

今吏曹判書鄭公一日左顧爲其亡舅潘公葬且周歲將治碣屬豈銘因言其行曰公早孤奉母夫人竭色養之方比喪毁踰禮粥食三年廬而不歸旣自以支子不得祭位考妣子家而朔望如于廟者物必致潔以爲盡心不復問於禮俗何如力學應舉屢不利則自中年以後絕意外慕盖世居醴泉而娶于龍宮樂龍之土田山水老焉於宅之東南别構

一堂負園面池垣塢紆直種以竹梅荷菊之
屬名其堂曰觀物取之邵子云而自得於間
居靜觀之中囂然樂而忘世者果無愧矣方
伯以鄉里狀公行誼聞于 朝將賞以官則
公遽下世然公之為孝出於至性而隱居數
十年不求聞達向使獎拔及其身而豈公志
也哉及詳其本末曰公系出巨濟與工總郎
湧貴之後有察訪濡者以孝得旌其閭曾祖
諱孟江通仕郎祖諱溼副司猛考諱士洞醫
書習讀官妣密陽孫氏承文判校蕃女正德

戊辰生公諱　字　室星州李氏藝文檢閱構女萬曆甲申公後夫人若干年卒得壽七十有七用是年十二月甲子葬于醴之甕井山坐坎向离之原即夫人之壙合焉公遺命也凡生二男二女男曰秀男講肄習讀官娶忠順衛權應禧女長女歸于鄭氏封貞夫人次女適成均典籍張翊孫男曰夢辰夢蘭夢蘭早逝夢辰娶權安世女生子曰某某外孫而鄭曰某某張曰某某判書公名琢豈於判書公受知久宜毋讓銘曰

自盡於親而非故異人志于當世而不固
求伸觀物何好而以樂以老我得銘公而
古賢之道

贈吏曹判書鄭公墓碣銘

萬曆十年 教曰漢城府判尹鄭琢考可贈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前五年
判尹以江原道觀察使得贈考嘉善吏曹參
判兼同知義禁府此再 命也判書公諱
字 系出清州在高麗朝連世顯仕其
光盛者諱顗事高宗誅崔光秀官至大將軍

衛尉卿持節諭畢玄甫不辱以死史列之忠
義傳諱瑎都僉議賛成事延英殿大司學諡
良敬公十九登第終成遠器世為之談蓋平
章事金文貞公坵歸以其女諱顡司徒西原
伯文克公嘗自號雪軒與弟雪谷誧接武螢
英中遭讒皆逐兄處寧海弟處蔚州于時益
有名既復用雪谷亦至諫議大夫則清原君
文簡公樞之父雪軒卒葬安東為毋金氏鄉
故金氏祖中賛上洛君忠烈公方慶父判三
司事寶文閣大提學文公英珣其為聞家敵

也自是雪軒之後因居安東亦爲安東人雪
軒又三司使進賢館大提學蔡公禑之婿也
入 我朝仕 太宗時而爲公高祖者曰刑
曹都官佐郎諱若曾祖諱普文將仕郎夫人
真寶李氏善山都護府使贈户曹參判禎之
女退溪先生文純公之從祖姑也祖諱元老
長水縣監贈承政院左承旨夫人延安金氏
開城留後文靖公自知之孫考諱僑成均生
員贈吏曹參判夫人光州金氏軍器寺正兼
校書館判校景光之女公生于弘治壬戌兄

第四人公其季也為人夷曠和雅遇物無忤
與人皆歡雖其長者之風不出于鄉而能使
宗戚隣黨賢者親之不肖者不怨至於家人
生產作業幾微不以錯意屢空而不知自公
高曾仕不復顯盛而考以上舍生斂才潜德
不蘄聞達公又早棄舉子業恬如也以沒世
天或者窒甚而通歸後人復前光者乎中歲
移居醴泉郡治之北金堂之洞延夫人韓氏
鄉也韓亦平山著姓高麗禮儀判書哲冲之
後司憲府監察順之孫成均進士終傑之女

公年四十五卒于嘉靖丙午是年某月某日
葬金堂之東數里堤洞面巽之原夫人先公
三十年卒而塟則同兆異塋也生子男二人
女一人長男璉娶安東權氏生一男二女次
即判尹後益寵用方爲吏曹判書兼知經筵
事五衛都摠管以於退溪彌甥而隣鄉故聞
學甚親切娶巨濟潘氏生三男一女女適士
人安東權以堪生三男二女爲孫者允諧及
權克中李琬妻長出也允著允偉允穆及宗
室德原正樞妻次出也得可從可用可及權

三畏妻權出也諸孫多好學將就者鄭氏之
慶有既手豈辱今吏判公之知盖舊而求銘
其先公則非苟以委重也遂不讓敘而銘之
銘曰
司徒七世判尹曰公廼室之極亦啓于通
不寧流遠繄蓄在躬 上勸孝子爵視以
隆隆其未已鄉人言同鄉人何感長者之
風

宋都事墓碣銘

圭菴宋先生學醇行脩終以名節求之我東

可謂不數人者也有為先生兄孫而後其嗣者曰承祚嘗問字於余余默識其為稱家子弟今也為其所生考都事公墓將有石來白余文余又必其先行君子所樂道也奚讓為於是得以詢焉則曰公在圭菴諸子中尤早承誘掖自以所操履者必本之學盖深有得也然不欲以自名故人亦不甚知獨居家與官見之事為者可一二因曰公生八歲而孤至誠追慕以及祖先祭則惟謹奉毋夫人孝順及喪廬墓不去以盡三年家有祠堂舊而

且壞力貪重營未訖塗飾臨終以為語不宅
及不喜交游雖生平相識苟名位稍盛不肯
往見為惡世俗翕翕熱也惟嗜酒與人飲必
醉已其入官由蔭然所蒞必欲盡職之外益
不苟不以私左右訟獄不以土產事問遺至
落職雖人稱其枉而君不與知者又於家則
屢空晏如也又曰公之考奉事公孝友天至
居喪致感白燕來止及圭菴在謫為尸其家
事大有人所難為者公之家行固非獨有得
於圭菴也又曰恭人李氏亦生於賢德之家

既行事存事亡唯夫子之為教子女御婢使有道使敎不形於身口親戚鄰里皆談其善嘗昏坐見鬼火自遠而近不欲以惑家人默不措言俟其自滅此類非閨房所到也公之刑家助內交相為懿者又如此余起而嘆曰有是哉公行之有自來而有自往也將在于子及為子之壻甥者益以未艾也乎於是又得以詳其系歷始末焉則宋出恩津縣自麗代為衣冠姓而公曾祖曰安東大都護府使諱諸祖曰贈戶曹參判世良考即奉事公諱

龜壽任　宗廟署聘李氏麻田郡守龜淵之
女以嘉靖辛卯生公公諱應期字　爲祭
奉者二禮賓寺　穆清殿奉事者二司醞署
廣興倉倉而直長者豐儲主寺簿者二宗簿
内資監縣者二青山比安兼入司憲府監察
其稍陞者司僕寺判官及都事于儀賓府以
終則萬曆甲申也得年五十有四是年四月
葬于清州楮子山從先兆也恭人李氏籍廣
州兵曹判書潤慶之女先公六年卒而葬凡
生五男二女男長欽祚娶池芸女生一男幼

繼娶金自健女次即承祔繕工監監役娶慶尚道觀察使李山甫女生二男幼次天祔娶金元慶女早死次邦祚甲祚皆幼女長適朴慶深次幼圭菴先生孽壽其諱也銘曰

業于家職于官雖其不大足以觀

宜人李氏墓碣銘

宜人廣陵李氏禮曹判書世佐之曾孫贈兵曹參議守元之孫弘文校理灘叟先生延慶之女嫁青松沈氏爲舍人贈領議政順門之孫婦同知敦寧逢源之子婦承文正字鍵之

妻蓋生于正德戊寅十有九年而嫁三十三
年而寡六十七年而卒則萬曆甲申也用卒
之三月九日庚寅葬旣踰練其孫直講喜壽
以狀抵岦且曰先君在嘉靖庚戌客死公州
歸葬高陽時喜壽生三歲矣先君之執友諸
公爲買石碣墓而記其行喜壽雖長矣不敢
易今爲母亡而祔雖其行不出閨闥足以稱
述及事先所未載者別爲石予其文之岦於
直講義不可辭則讀其狀曰多乎哉古之人
以宗親之盛爲女子之榮如碩人所叙大抵

以貴言未著向二家者累賢襲德頡頏聲實
于生于歸羨如之何宜人果受質旣異閒教
則式亦唯帥是隨以淑其身世之婦女稱有
士行者多忽內事察絲枲者則曚訓瀍又未
署宜人惟其聰慧所遇精敏女紅之屬無細
不能至內訓列女傳小學等書皆嘗涉覽識
其大義故立心制行一要之於理其事夫子
也和敬兩至外內斬絕儆戒相成有古夫婦
之道其哭之也口絕粥飲以月數麻不去身
爲碁者六遇亡日而慟語及之而哀終身如

一日祭必豐腆蕢在彷彿不以貧故少替其
事舅爲其鰥也爲其疾也爲其老也無不順
適一肉必親割一錢不敢私比後事毫髮無
憾其爲母李氏在數百里外弗弛于慕遇有
新物必爲致之未至則不嘗先得書日必夢
顔色百不一差卒三歲一寧去則以悲及聞
喪毁甚已衰矣因疾不能起其教子亦大有
方觀於直講所成就可知也子凡二人長卽
直講娶陽城縣監盧克愼女隆慶壬申及第
歷職玉堂被選　賜暇讀書帶知製教少曰

昌壽娶典籍尹之瑞女蔭補至果川縣監縣監有三男旭暾昶爲直講無子將命昶後之正字公自乙巳獄起常痛惋不容懷一日於泮宮見壁間故記名獨刮去及禍者即奮曰何等阿曲人爲此衰薄取筆更書之在坐咸失色時當路聞人言觸於獄雖幾微輒傳致死公固不以爲慮然以忠信服人語竟不洩此足觀公之大者而記公行者不載豈亦有所不敢歟系曰

嗟惟宜人故宜夫子盍識其封雙塋在是

僉知中樞趙公墓碣銘

公諱澄字泂叔漢陽趙氏遠有代序其先公
十世在麗朝者僉議中事之壽揔管暉良琪
龍城府院君暾左政丞仁璧入 我朝者右
議政涓同樞慕僉樞宗孝典簿勉護軍廣瑠
政丞議政亦開府院龍源漢平漢平之勲蓋
與國帯礪焉護軍聘江陵咸氏引儀汝勲之
女正德辛未生公公幼學能文弱冠有名自
甲午居父憂既遇 御試諸生荐居高等至
癸卯中進士試復登大科則人以為脱成由

成均權知還承文正字著作博士遷工曹佐
郎帶記事官出慶尚都事入刑曹正郎又出
京畿都事入禮曹正郎又出谷山郡守入成
均直講漢城庶尹又出延安府使己未有後
喪既除司䆃僉正轉奉常副正內資正司宰
正前後 御試儒臣居高等者四至丙寅登
重試陞通政大夫出長湍府使入僉知中樞
又出三陟府使入僉知兼五衛將萬曆甲戌
奉使管押如 帝京竣事還至海州衛以勞
疾卒年六十有四矣冬至使安公自裕督公

一行自斂及轝殆無遺恨而 天朝差官追祭于境 本朝下旨沿途及國悼恤特優明年二月望日歸葬于楊州蓊村先塋之側辛坐乙向之原公狀貌豐偉望之可畏而和易自為與人言壹傾倒無蘊蓄寧以踈率受嘲笑不樂文餙巧中為詞章富贍捷敏不加斲削語亦無所避忌方舍盃酒見天真不復知輿時不相入用是常取困於名途然不以芥懷也公早孤奉母哀孝兩盡感物有異應篤愛兄弟其分田財自以祿食悉推與善者其

有一不克婚喪輒主治之為宗家貧則獨當立
廟費祭亦如是凡公家行為人所難為者蓋
多而出於至性行之無矜色人故不甚知也
於廣陵江上為將老之計自號松江居士時
因休假往來儻佯蕭散趣已不淺云淑夫人
李氏宗室永花正某之女儀容秀美德充言
符肅肅如溫溫如也至絲枲酒食之屬無不
精能越丙戌年七十後公十三年卒四月九
日祔葬有二子長希奎早死次應文初娶縣
監李懼女生一子榮男及二女繼娶監司崔

盖國女生一女女皆幼榮男娶府使金希鄒
女生一子幹余及事公於僚席今辱其家狀
則察以所竊識者叙之且爲銘曰
有攝其容出言則慮無樹於己而獨沽譽
不云巧令鮮矣乎仁公爲世譏惟其任真
行闇而惇文覩而蔚乃後知公公也不拙

俞安東墓碣銘

俞公諱大脩字思永杞溪人高麗左僕射得
瑄之後高祖諱起昌贈兵曹判書曾祖諱汝
霖禮曹判書景安公祖諱絳户曹判書考諱

遹成均進士妣廣州安氏判書翼憲公潤德
之孫安東大都護府使漢俊之女公生于嘉
靖丙午自為髫童奇偉不可量及知讀書聰
悟過人雖累數百言一覽輒誦方八歲戶判
公為其已失母尤憐愛之嘗燈夕命為文則
染翰立成才情俱美今左相林塘鄭公在席
極歎賞期以鉅手甲子司馬試乙丑謁聖
親試蓋弱冠連捷遂釋褐籍甚也由權知承
文院正字選授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
官同列材其為無能及者遷成均館典籍歷

刑户禮三曹佐郎出慶尚道都事幕佐例自
視閑慢無與令長何公獨攝以風采一路為
肅入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復以御史
攬轡嶺南會有建白重師儒之選者入為成
均直講復由禮曹轉漢城府庶尹尋以成均
司藝兼司憲府掌令隨冬至使如 帝京還
復兼掌令奉 敎差湖西既而遭口事落職
及補益山郡守則單心民政值歲大饑賑貸
以時四境之内得無捐瘠其遠近流丐至者
多為廬舍使散處自由而仰哺於官所全活

亦累千人御史至境廉得公荒政請相見而去旁邑令怒一人傳致罪必死峻刑取服申監司公為推官則一問知其枉竟釋之久之有上寺供佛曰為俞公祈福者乃其人也凡聽訟獄多類此故民小大有冤者咸願之公而監司有疑不决者必以委焉入司僕寺僉正轉成均司成尚衣院軍器寺正遷後拜司諫院正言由公不苟合於時故流連中外積十四年始入言地而識者以諫官風節歸之復由軍器出忠州牧使政如益山而地大物

衆游刃又恢矣入司饔院内贍寺正復兼掌
令湖西　敬差還丁進士公憂服除拜安東
大都護府使公之外王父守此邦時公甫六
歲戲府吏曰我異日作太守以粟與汝汝識
之至是如其言府民多豪右連貴要素號難
制公至痛惡之尤治積逋官粟者不遺餘力
卒亦不可相全則歲餘罷歸越萬曆丙戌年
四十有一以疾終于私第計聞　賜賻有加
以某月日葬于高陽某原先塋之側公狀貌
魁梧風神俊朗言語沉暢不喜流俗獨慕古

人風所游從必一時名輩亦爲所推重開懷
接物和氣可掬而燕居正色凜若難犯閨門
之內肅如朝廷比病革皆屏婦人以嚴正終
之義公之佐嶺南造南溟曹先生許禮焉則
一言契合通夕忘疲謂人曰老夫閱人多矣
未有快人意如某者因與之繾綣其赴　天
朝有一貴卿望見公長身秀峙歷位而揖稱
好男子不已此足想知公爲人者公娶恩津
宋氏議政府左叅贊麒壽之女銘曰
始也雖銳中也則鈍若或玉汝終也未遠

子材不必與用謀予器不必與受侔自古
者然誰公薄厚惟其不饗以裕于後

盧伊川墓碣銘

公諱塏字清仲盧出光州爲麗著姓入 我
朝則右議政嵩公六代祖也曾祖禎副護軍
祖自璋副司正考漢文通政廣州牧使妣淑
夫人文化柳氏副司直淑之女三韓壁上功
臣車達之後嘉靖甲申公生幼以穎秀稱十
八以詩賦科舉於鄉既而篤專於子弟之行
不復力爲舉業竟無得焉用門庇補四山監

役以喪去復除水運判官以事罷復除典設別坐遷陞引儀兼漢城叅軍俄出伊川縣監以病未赴而卒萬曆丁亥也得年六十四是年八月甲申窆于坡州斗文里公孝友出於至性既孤侍母夫人則悲懼彌切與兄弟五人日相聚有甘旨以承歡愉喪前後毁甚幾危者屢宗家無嗣以序當往後則固避之居官輙擧其職水運之罷吏卒訴枉于臺省者累日以百數此一驗云獨惜天之靳乎其施也内子居昌慎氏奉事弘弼之女右議政守

勤之孫生四男三女男長守誼娶宗室永嘉
守某女生男希天次守諶娶萬戶柳參女生
女李大榮妻男希聖希賢次守訥娶贈判書
金澍女生女男幼次守謐娶宗室靈城令某
女長女適申湜生男德滋次及女四幼次女
適金翼賢次女適韓慄生男二幼守諶武科
縣監先發申湜文科掌令金翼賢文科都事
韓慄蕪司僕餘未官余於掌令相識也爲其
屬銘不得辭銘曰
能視官不在大兮行視家何必外兮譏歸

於時斯人何負兮居者傷徃徃不回首兮

敦寧都正尹公墓碣陰記

維嘉靖乙巳敦寧都正尹公卒長子裕昆卜安城郡治北葬焉鄭湖陰公所為文在石後四十三年萬曆丁亥淑夫人洪氏卒則裕昆已歿矣而安城之卜不臧盖寤有時次子裕後卜得吉於龍仁縣北之馬洞其原背艮面坤用五月某甲葬夫人而虛其右越明年二月庚子啓公墳以遷戊寅乃窆石亦移竪因其文也公之系歷若行固已載矣夫人系出

南陽考文僖公暨外王父宋公軼毋兄公暹皆經領議政此貴之難也大夫人享年九十夫人與兄議政公皆幾八十以承歡愉卒皆既耋而夫人得零者二此壽之難也都正公之卒夫人年四十毀幾滅性制除哀不殺不與門中盛禮雖大夫人壽筵未嘗在序凡不櫛者二十年不肉者三十年迫七十遘疾為大夫人強之而變及大夫人之喪擗慟如盛年之為至誠奉先既衰且末疾不利起步然臨祭為具必親必蒞比疾亟值近諱日自以遂

廢諄諄語在口中不絕天資聰敏兄議政公
方受學於先相國耳聞輒誦通其義先相國
奇愛之曰使汝為男獨後乃兄耶晩年見子
讀詩至雅頌難誦歎曰鈍哉我為誦之盡其
篇不錯然平生言語應接及用諺書一如凡
婦人不欲為異訓子女有法式不以慈愛弛
其警責有嚴君之道焉兄議政公嘗稱曰吾
門有三賢從弟判書曇宋弟礪城君寅及吾
尹氏姝是已此行之難也嗚呼此三難者庸
可毋載乎裕後仕為漢城庶尹娶及第李戡

女生二男曰肇繕工監役曰翬後子裕昆是爲公夫人承孫者也長女婿韓景祥生一男琛金化縣監次女婿李義健水運判官肇娶某官某女生一男三女翬娶某官某女生一男皆幼韓琛有男亨世光世次幼及女爲安溥妻者

故高麗通憲大夫樞密院直副使南公

墓表

豈爲州嶺南受節度于右道時帥金公使抵書于豈曰其宜寧南氏外裔也有先兆在本

縣者久遠無以識表州出石堅美且去宜近
甚敢以澆豈誠敬公之追遠也不敢以農時
辭發治若輸用工民如干費出轅門且半既
而復使抵書及南門所為狀于豈曰某既賴
君之力石苟完矣願載以文詞略具事本未
敢以屬豈誠敬公之追遠也又不敢以不文
辭謹按麗朝有諱君甫卒官通憲大夫密直
副使以賢德聞有二子焉備巡衛將赫胝豊
備副使益胝而後世多貴盛其尤著者　本
朝左議政在右議政智下爲有名者秋江居

士孝温盖秋江所為家乘云墓在本縣衙後
者而衙今廢矣世益遠莫記所在縣監黄瑄
時有築于其北丘墟之間見古墳纍纍意欲
夷之一夕夢達官言樛松之下吾居可訪余
武也吾於若祖先也黄驚求得余武者乃年
百餘故吏逯曰民固知見名者夢南相公謂
民若第當訪吾宅彼第幾所果是也黄故出
其外系感而異之為之更詒其客土而墳焉
於土中得紫石旋壞猶認有文為南者益信
不疑又得黄金環一帶鉤三以送都下諸南

且告之故僉知致勗知事致勤祭判應雲相與悲泣不可留會承旨彥純以注簿佐巡察使于本道畀以叉瘞于墓前祭以致詞而增其封築之事及令節度公來省又盡心爲其給寺僧以田使爲守自黃監始加守以奴户資其業且復齋寺免隸于官自承旨始加業齋寺使得以時祭祭有石案及樹碣刻文自節度公始節度公名璨今縣監李韡亦門譜中人也必將有助云嗚呼南大夫去世累百年而内外姓族衣冠之盛愈益未艾其精靈

所在又能夢其聞孫及鄉之老使幽宅免於毀傷而繼以經紀如始葬時焉善人之受報於後且永有不昧者存如是也夫

故友古阜郡守李君墓碣陰記

李君綏字綏之系 國姓實 世宗大王子義昌君玒之五代孫也高祖諱灝地山君曾祖諱詢東城君祖諱褘錦城守贈都正考諱聃齡副司果妣海平尹氏副司直嗣宗之女君生於嘉靖戊申幼長力學萬曆中丙子司馬二試屢舉大科輒屈壬午用太學薦始

授濬源殿參奉例遷奉事直長主簿出泰
仁縣監奔母喪去又遭父喪又遭繼祖母喪
首尾五年而制除授刑曹佐郎陞正郎出鳳
山郡守以事罷去既而復戶曹刑曹正郎出
丹陽郡守壬辰以後適當賊路以書生論遆
授工曹正郎出高陽郡守病不赴既又出富
平府使以驟至三品論改授 世子司禦移
司僕判官出朔寧郡守未幾以病罷去庚子
以古阜郡守登文科別試物情快之嘗擬司
憲掌令儀錄弘文館選竟因事罷郡還辛丑

正月廿二日疾卒于皇華坊之寓舍三月十
七日葬于楊州東面真千里丁坐癸向之原
從先兆也卒比葬士友來吊助甚盛而妹夫
韓贊成應寅爲之盡力費皆出焉鄰里不知
其喪之貧也君娶星州判官閔哲命之女生
三男長復生次更生次再生並業文及㓜君
爲人至性孝友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與
人交壹和厚至基酒談笑無倦色人無賢不
肖皆慕悅然其深者必知名之士也居官無
歲月久而端序則見亦有去後思題名黃紙

雖晩矣足以不負志業時且期待之者不淺奄忽乃尒衰哉閔夫人自君没後祟毁甚幾絶者數自以必及其身爲君子圖不朽也用壬寅十二月日立石

記

研幾堂記

友人尹思叔生長綺紈自知學問痛刮去豪習爲堂僅取容膝而名之曰研幾索余言余謂之曰研幾實易繫之辭而周子之通曰誠神幾曰聖人又曰誠无爲幾善惡思叔學者

聖人之幾非所遷也所當研審者不在於善惡之幾乎所謂誠无為者天命之性是也寂然不動一太極也何為之有及其動也而後有善有惡猶陰陽之象幾者動之微也有无之間也而善惡之向已分中庸所謂不覩不聞所謂莫顯者也必於是焉研窮而審擇之以去惡而為善然後誠可保也譬導泉而直其流必於其未派既或東西不可反矣幾可以不審乎然察之既著易見之未形難故其用功在於存心而存心之要莫如寧靜大學

所謂静而能慮先儒所以教人静坐盖爲此也明窓棐几左圖右書一炷香裏我思無邪以至清明在躬無幽微之不洞將思叔所自得於堂而研幾之道至矣然後亦可與論於聖人之幾思叔以爲何如思叔曰唯雖未能之竊有志焉遂爲之書以爲堂記云

閱勝亭記

余自乙卯取婦于李氏往來温之村舍毎愛其環舍無十里之間而具山林畎澗郊野之勝在舍西南地並山而迤臨溪而突俯野而

迴可以約三勝於跬步之內者尤所屬目而
足亦屢到焉者也往年間余在憂居似聞丈
人作亭于舍外以為將老逍遥之所不遑詢
厥攸卜而已意其必于西南矣今年服闋即
省丈人蓋未始為亭而來而亭亦趣余之鞭
也至則疇昔之地儼然棟宇翼異然簷欞而其
勝益奇殆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者
矣丈人以余於此興復不淺觴于其凉榭宿
于其曲房凡旬有餘日娛乎目而快乎心未
必遍盡亭之勝而不自覺其非余之有也既

又竊歎以爲爲官無大小而利名在焉自非
有以自樂無慕於外者不能脫略也文人因
喪一去不復簪仕進意則余雖親而不審其
何樂能此也乃今於亭而得之矣一日文人
授簡於余而語之曰子既賞吾亭之勝矣獨
無意於名吾亭而記之乎余起而請名曰閱
勝曰閱之爲言何義也曰閱者觀也考也歷
也故有閱書閱兵閱世之文亭於山容水色
天光雲影無非勝也而吾日觀之非閱乎其
於濃淡渟瀯陰晴舒卷無非勝也而吾若考

之非閔乎至於風烟雪月魚鳥華實朝暮四時之殊象與夫佳賓勝友聚散去馬來牛南北無非亭勝而閔歷萬變者也噫何獨勝哉人之健衰相代憂樂相因雖高倚軒窓之上而終非遺世之徒則安得不與之閔乎畢竟亭閔人耶人閔亭耶抑亭與人俱為天地之所閔耶言未既丈人曰子名吾亭得矣且風雨多而無全屋愁病積而少遐齡固未必亭之能閔夫人而亦安保其人不見閔於亭也是不足論也况夫自大變者而論之則人不

能與一元而俱終天地閱我也自不變者而論之則天地之化歲一成我閱天地也自變之又變者而論之則雖其所謂大變而復有閱之無窮者焉庸詎知閱我者之於閱閱我者不若我之於閱我者之視也惟當白首岸巾青藜隨手亭東亭西檻可凭而堦可步如子所數勝者觀之考之閱歷之不覺有餘亦不覺不足則子之名亭為惠多矣余起而請書以為亭記

雙翠軒記

今首相朴公即私第廳事之南樹二松於庭並高可尋文自身以下柯葉不附而盤擾於頂如蓋形不容好事者施其巧思牽縛彎曲而奇則過之且是松也取之巖縫石罅不與生於肥壤者類氣古而色澹使人不可褻玩而獨可愛焉相公爲是名其廳事曰雙翠軒命岦記岦退則與客計所以爲相公道者客曰古人多愛松有庭院皆植而聽其風者有爲三逕主人而撫以盤桓者言未已則曰若是者愛癖於物非所以道相公也夫愛癖於

物者如王子猷愛竹不能一日而無蘇子瞻因云無竹令人俗物固有一日不可無者而人固待物而俗不耶曰松可愛豈徒然記取其貫四時而語義其後歲寒相公之志尚宜同而培養之久則有棟梁之用豈不復與相公事業幾耶曰若是者信義矣然君子之志尚大人之事業自有其真焉未聞必取物之似者而留我靈臺也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適遇而融會焉耳豈待此爲樂耶恐亦未是以道相公也曰然則相公之愛賞夫松也

外而非內耶曰然然則相公何至名軒而松果無以裴趣耶曰是又不然而又難言也今之好樹松者多矣終日對之軒除之間有能終日賞松者乎其進取之誘於名營為之役於利不離席而心已勞終日之間自暇者希矣雖有松惡得而賞諸獨位極人臣則志願已足若宜與彼異者然或仰恩於迎合俯慮於締固而患失之心囂然其未已則終日之間暇亦少矣雖有松惡得而賞諸惟我相公侍帷幄則赤誠納誨居廊廟則至公裁物

退而燕處其心如水終日之間蓋無事矣泊然一堂自圖書外顧眄所及惟二松在焉夫其貞秀之姿静佳之色疎疎之韻寥寥之陰得烟雨也得風日也得雪與月也無不相助為奇入目而不厭過耳而不煩此相公所當愛賞夫松而客所一二稱引者與在其中逢之左右然亦何嘗痼於物累於靈臺也哉吾故曰外而非内然比之夫人愛之而有所不暇者則其義趣孰多也耶周文王有池臺鳥獸之樂而孟子為梁惠王言賢者而後樂此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可謂知言矣然以文王爲誠樂於池臺鳥獸則不可而能樂夫池臺鳥獸者必文王而後得也今相公之於松也類是矣其以之名軒不亦宜耶客曰唯唯遂書以獻爲雙翠軒記

天城鎭定遠樓記

天城之所爲鎭定遠之所爲樓嘉靖丙午間金海都護權斯文璣爲萬戶崔將軍守仁記之蓋詳矣今萬戶朴侯慶新余在宿衛時郎僚也命一裨走馬來謁余於晋之任所以定

遠重新之文余嘆曰天城要鎭也其萬户難
選也崔將軍始爲之實經始斯樓延後登將
壇有名凡幾更代朴侯當是選而勤是事其
果無愧矣顧余不逮權都護甚曷能引侯義
且於詳乎加獨念鎭將之務惡乎在城池崇
後非乎器械繕完非乎外壓以觀察節度使
内遣之御史常察視茲以爲能舉職否而褒
誅至焉故守鎭者非甚不才則致力焉若麗
譙嶢榭所以威觀瞻具飲射者亦豈可闕而
鮮加之意者能不必褒否不必誅也夫慕賞

畏刑而爲之者小人而已故土木之營丹堊之治爲事若不甚異而爲之者必非庸下人也或疑朴侯毋乃後其當務而汲汲於斯乎則不然以余驗之余昔守成都邑僻而事簡修滌令數月而降仙亦輪奐矣今于晉且半年繁冗百不一剔蘖瘼百不一祛坐席尚不暇煖況其外乎任蠹石壞漏非余素也使朴侯城不已崇池不已浚器械不已繕完能及於定速乎於是益見侯已舉職不期褎而褎至崔將軍名位將在斯人矣然詢于其裨則

侯之瓜已滿特未代耳是又見成之不遠也
余於矗石亦可以免矣遂書此歸之以文樓
若夫形勢之壯眺望之快則余早晩一登而
得焉侯雖已去矣奮筆滌此而新之

盈虛堂記

余今年以罪黜于　朝西旅泊于西都則觀
其廨宇府庫二百年之舊向經兵火殆盡矣
少尹姜公即城内之倉既修其廄以克復有
積峙又建小堂以臨吏民而堂之庭隔爲池
而有荷一日屬余名堂且記之余固慕公有

因亂為治之政矣而為之一言宜無讓於是請名其堂曰盈虛之堂公曰子得無取夫韓子所云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者乎若以為吾之池矣吾既有堂於斯不期池而有池既有池於斯不期荷而有荷亦未必不有謂於其間者然以此名堂而借人騁詞或出於吾志之外則是恐焉以時不暇故也余曰即不佞獨不相喻耶且盈虛之說非所以專乎池也九穀以時成而有以斂之于是乎入則廒盈三農以時作而有以助之于是乎出則

廒虛其虛也民將来盈其盈也以待民虛是倉廒之與民盈虛以時盈虛而盈虛之道此其尤大者也坐于堂吏之抱文書者孰籌曆者佐以刀筆者所勾事有緊緩以序而進所了事有先後以序而退則堂之盈虛也聽于庭役之概斗斛者任肩背者奔走給使令者氓之以期會来者来為自直者日出而始集日入而畢散則庭之盈虛也若夫即池焉有以取義於盈虛者韓子之說得之日去惡以来善固所以為君子之德也而春水渙夏水

盛秋水落而冬水涸涸而復於渙以為盈虛意亦何窮哉而寓目夫荷也其根曰藕藕而蔤蔤曰茄茄而葉者曰葭華者曰菡萏菡萏而實實曰蓮以及蓮中之的的中之意皆含水而活者也自其離水而上水為減是一分盈于荷者一分虛于池必待夫雨露以滋之泉源以繼之而不至於枯竭又不可以盈虛之細而不認焉者也故譬則池水者民力也官取於民力以為百用文實必足者茄葭菡萏蓮的之倫也取之猶恐不浚而不務有以

滋之為可繼者則非達夫盈虛之道也不惟是也本夫天地而言之盈虛者氣也所以盈虛者理也獨人異夫是也乎今公日接盈虛於外者如彼氣不能不為之羸而所以御夫盈虛者在内在内者理也理寧有消息耶故事之方至可喜可愕可哀可怒隨觸而乘之未必中節而止是其方盈時也御焉者不離焉希矣事未至而思慮寡事已去而省察審則其方虛時也未始不與御者俱故虛之所涵足以鎮盈而不及於躁妄是不類夫動靜

不能相為端始而君子必主於靜以立人極者乎此又盈虛之說足以裨公之為政也公以為何如公曰善哉言乎不止於吾所謂者而亦未見有出於吾志之外也於是書以為盈虛堂記

愛山堂記

梧陰相公新營野堂于都城之西南方工未半就而命豈同賞焉則其地去城無幾而窈然以幽窕若自成一區其堂之處不離村塢之間而面勢爽塏使人便有凌虛之想若其

眼界則近不過荒岡斷壠委蛇起伏於畎澮之上遠不過冠岳之山當前而蒼翠露梁之津略見其洲岸而尋壑經丘之適雲鳥還之閑蓋已兼而有之矣相公謂豈曰吾方思堂名子其爲吾記之豈謹應曰諾既數日相公以堂名示之曰愛山豈竊知相公有取於韓子和裴晉公詩云公乎真愛山者也然亦知相公特與裴公異世相許故用此名堂而相公之志未始專於愛山也使其志專於愛山則雖以大臣繫 本朝輕重之身不可必

求瓌奇殊絶之山於四方而即神赤之内稍紆百十步猶可以極居覬之選顧乃盤旋於此地惟揖冠岳於杖屨之外冠岳者一凡常崢嶸耳且遠焉而不近雖朝暮陰晴之變態足觀而無頼於諦真面而味佳境者果何有於愛山哉然又不致褒公鳩石為山以逞巧巖洞之狀以寓不得脚踏之恨是相公與褒公愛山之志同乎異也未暇論而假山之設固大臣度量之肎為者耶大臣者國安與安國危與危憂先人憂樂後人樂彼褒公雖身

成平一方之功而當時天下不可謂無復可
憂矣固當不問在位與去位如一日也觀韓
子和詩復有林園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之云
則勝而必窮其事樂而至於鍾鼓襄公殆失
其憂樂之節不待譏切而見矣今我相公經
綸再造之餘雖亦適去其位 聖上益存綢
繆之戒方與諸老圖議不許退休相公矧惟
白首丹心終始一道故營其暇日道遙之所
惟恐不適於一華轂之下蓋相公自為詩有
野服往來宜之句此足以見其志奚擇乎有

山無山與山之近遠奇凡哉夫亦時有所不
遑也然則相公以愛山名堂其寓焉而已耶
曰此又不然夫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
仁者之於山智者之於水性情氣象有相似
者遇輒怡然心會而神融焉耳如相公之仁
而樂山夫誰曰不宜既曰樂之又何愛之是
異耶然與夫先以一愛橫於方寸歸不免於
痼疾膏肓者不啻不類也以此又知相公之
為此堂不與山期而山在眼中雖適遠且凡
也寧不屬愛而以名其堂耶苟山矣不必求

其全而愛之不必取於狎而愛之更有以見相公之大也豈嘗辱相公贈詩有曰只惜人才似金玉其愛惜人才之意溢於言表豈嘗為之諷嘆今記愛山堂而重感焉以為相公真愛之有在也

兩賢祠記

聖人百世之師而有不能於天下者位之謂也然今之天下亦既知尊之矣賢人有功於百世學者而不能容其身於一國者時之謂也然今之一國亦或知慕之矣雖以天下皆

知尊聖人而俎豆之習也絃誦之盛也莫如
鄒魯之邦者其所存近於其所過其所過近
於其所未過見之者親於聞之者聞之者親
於聞不及者其理則然也賢人於聖人之道
之澤不能無小大淺深之差而過若存之處
聞若見之人宜亦自有鄒魯焉熈之人知慕
兩賢而祠之由是說也夫熈為郡隣江界國
之僻裔也而寒暄堂金先生被謫燕山朝寓
居者三年靜菴趙先生聞嘗自其大人魚川
任所往從而處焉夫以金先生克復存養眞

知實踐之學趙先生天分過人聞義勇往之
資講論一室不違終日人見其相樂而不知
其所為樂其為郡之子弟也則循循善誘而
無所驟語要於有所開益而已及於門墻者
至今能言之其他襲聞而興起者未已向雖
以破天荒也難為力未遽見有蔚然成立而
大抵知向方可與進已離乎其陋矣上年家
子東望由郎官出為本郡守初若不樂其近
邊者既而聞郡之故則欣然曰兩先生之遺
風餘響必有不亡者誠得其民可使親上死

長而奚邊之恤余因而勉之曰親上死長亦其長上者有政之効也豈得易言哉汝姑因其慕賢之心而篤焉可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而敬兄存其愛則孝不可勝用也存其敬則悌不可勝用也然而孝悌為天下至貴之行者何哉鮮乎有以因其心而篤之故也今燕之人知慕兩賢矣然兩賢去世益遠祠亦益就於壞慕者之心得無益衰乎家語曰吾於甘棠識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今欲因其慕賢之心

而篤焉必也加意於廟貌之事乎既之郡周
歲而以新作兩賢祠并其齋講之所成馳書
告余余喜而又勉之曰廟貌果修矣然豈類
夫化佛宇者以土木丹艧為功而已哉是必
將復有事焉迺有學以為師聽有志以為生
書有齋焉以居其業錢有本焉以息其廩贍
依之有其常饗祀之有其時處而明已德則
先生之心法是守焉出而應時需則朝家之
令式是循焉庶幾不昧之精爽莫我斁遺而
蔚興之材後于斯改觀雖曰不由夫祠之新

余不信也又孰曰親上死長之俗出於求仁
喻義之外哉若其爲長者有政之如何則汝
或有聞而亦無待於他焉其得不盡心乎哉
遂書此貽之以爲兩賢祠記

柳泉歸來齋記 主人韓公益之

喬木足以觀世臣之舊甘棠足以識宗廟之
敬今公之命其居必曰柳也吾知之矣公先
祖文敬公在麗京道德文章臨一時居以柳
巷爲名實與牧隱諸公同里閈相還往而邦
人至今瞻式焉矧乎其後昆哉即 國都亦

家柳村世之也故先大夫自號柳陰而子姓兄弟舉不離柳之一字公於原州松楸之鄉有小築曰歸來齋而冠以柳泉蓋因其地之所有而寓其家之所尚也五柳垂門遺風而孰云人遠三槐陰庭聯美而何必物同獨吾所不知者歸來之意也夫有迷也而後有歸也有往也而後有來也公弱歲學優於金籯盛年視空於冀羣未嘗一毫枉其志以求利於有司也歷敭華顯皆決於持滿之末出入安危靡不由繫望之㕙未嘗一毫有所變節

以結　君相之知也是初無迷也何歸之有焉在易蹇之諸爻具往来之義而初六以進為往不進為来獨異焉者在下故也六二不言往来愈蹇蹇蹇為无尤専乎王臣者也九三之来喜者二也六四之来連於三也於以朋来於大蹇之九五并與無位之上六而利見皆二之為之也廼今　九五在上而尚不自以出蹇公其六二之藎臣也往来非所言爻欲為初六之来耶在困二五二爻交有行来遲待之義九二則曰困于酒食朱紱方来九

五則曰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公以九二而際
九五躬未行道禄猶素飽困于酒食之謂也
義非苟合期不必早乃徐有說之謂也　君
且来也臣且来也此時何暇尋遂初賦顧自
以為来耶惟夫心為形役則歸来乎靜養功
成名遂則歸来乎退休且如事天日渝則毋
失乎赤子事　君曰泰則毋忘乎在莒奉先
日遠而如見乎羹墻奉老日長而如初乎弄
雛游從浸盛而不棄乎貧交子孫易驕則不
聽其肉食無非歸来之道而吾不能已夫公

之惟所用之也盡又取諸夫柳乎與梅爭春者可夸也而一氣循環無端無始果孰先後也望秋先零者可歎也而四時變化終則有始乃能恒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之說且可知而況歸来之說乎公當已自了如吾者一無似耳辱公推為一字師而問之齋記即公歸来乎吾不淺淺也噫吾老迫懸車而窮無所税駕公宜不辭為知已而有力者亦有以濟吾之歸来也

簡易文集卷之二